

牧令書卷二十

戢暴目錄

除奸

王士俊

圖民錄

袁守定

實政遺編

栗毓美

誠求摺

徐文弼

頑梗

王植

令在必行

王鳳生

刁風宜戢

王鳳生

相機應變

王鳳生

嚴治地棍

汪輝祖

治莠

汪輝祖

逐流丐

汪輝祖

乞丐

潘杓燦

弭盜議詳

八條
錄二

陳宏謀

與嚴署州論蜀咽喉第一書

李調元

與嚴署州論咽喉第二書

李調元

嚴挈匪徒痞棍爲害並使病叟潑婦蠱擾示

謝玉珩

答不出告示問

李殿圖

覆方本府求言札子

姚瑩

論息鬪書

程含章

瘦石山房筆記

陸向榮

治刼盜議

鄭振圖

治盜賊

胡衍虞

弭盜安民條約節錄

于成龍

弭盜要法

田文鏡

緝捕

栗毓美

建柵

潘杓燦

夜禁

潘杓燦

設卡房建柵欄

徐文弼

仕學一貫錄

陳慶門

警盜

黃可潤

除盜

汪輝祖

緝捕

王鳳生

捕役宜養其身家

何工祁

瘦石山房筆記

陸向榮

稟緝盜用捕役不如用民並嚴禁誣陷由

劉衡

緝盜議詳

陳宏謀

清賊源

王鳳生

一得偶談

王有孚

捕緝

何耿繩

牧令書卷二十戢暴

安肅徐棟教初輯

姦猾竊盜不盡泯於刑措之時鋤莠安良政之大者也故父母斯民者任安全之責不可無整飭之方

王士俊

見治原

除奸

漢張綱云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顧豺狼厥狀大小亦無定形一省有一省之豺狼一郡有一郡之豺狼一邑有一邑之豺狼一鄉有一鄉之豺狼大約其人小有材術心狡而行險胆大而志肆蟠踞要津結交胥役吸人脂血析人骨肉冒人田宅攘人子女無告者

腐心行路者宛舌倘非強幹之吏鮮不爲其把持握符秉權勢搖
山嶽詎可畏縮不前狐疑不果耶其訪欲確其機欲密其懲欲嚴
其斷欲速尹翁歸諸臣由此其選也

袁守定

見治原

圖民錄

袁紹問陳元方曰君家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強者
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夫弱者撫以仁人所知也強者綏以德
人所不知也見人之強而作威以勝之此俗吏之常態耳要之皆
內不足也內足則能使之游於吾度量之中化其驚驚不馴之氣
而不敢逞呂文清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

害物之類虎狼且可化况人乎何以化之緩之以德而已

強者緩之以德

子路治蒲蒲多壯士難治問於孔子孔子曰恭與敬可以攝勇夫壯士強有力矣而恭敬可以攝之彼既感吾之誠吾亦樂彼之順人已之間豈不泰然有餘裕哉反是而以力制之彼亦以力應之是兩較也兩較則不能獨勝卽固勝之而已大費躊躇矣

恭敬可以攝勇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夫害苗者不去則良苗不植不善人不去良民之蠹也古之爲政者雖治尙寬恕而於豪右之害民者則必鋤而去之雖天子所寵貴不少假借夫何不敢之有但生當聖世無大憝大惡亟爲民害如所謂當道豺狼者若十室邑中鬻呈詞以資生計

三家村內逞蠻勢而討便宜此狐狸耳莅之以清明緩之以德意
自跼伏而不敢動亦何所用吾敢哉敢於不善人

栗毓美 見保甲書卷三

實政遺編

地方土棍訪明懲辦未獲者榜示各鄉不待流徙而自遠徙矣

徐文弼 見持家

誠求摺

後所開其大畧也因
勢制宜自行斟酌

一查滅倫逆子 一查惑衆邪教 一查刀筆訟師

一查武斷衿棍 一查私造賭具 一查私鑄錢文

一查私宰耕牛 一查私藏軍器 一查窩賊窩娼

一查隱契漏稅 一查結黨強丐 一查遊蕩惰民

此摺慎選鄉長密授之令每月一報密封親投有犯某條者卽於其下註明某地某人查有某事確據無犯者卽於各條下註一無字報後仍親加細察 摺用白柬連前後殼作八面中六面每面稀列二條以便詳註並須刊刷多本備循環給領

王植

見治原

顏梗

但當思民貧莫輒言民刁但當言民愚莫謾言民富忍言民刁意欲何爲謬言民富更存何意然偶遇頑梗之民處之又不可無法余在新會日邑北杜阮鄉俗最悍順治四年嘗戕知縣林鳳翔世

亂莫之討遂愈驕橫不可輪勾人不出又不遵報保長有生員董作徵等謀占族人墟地假建上諭亭爲名余不許上賁府司院余一再查卷覆仍不許適藩司薩公陞任將去作徵等隱前情但以建亭已竣請行縣落成乘批准卽鳩衆強建余復錄案詳奉飭折毀委該管湖連司往不遵且肆無狀懼而返余將親往參府王君榮懲往事欲以兵從余曰今何時而敢不逞耶心念遽折亭必烏合致鬧直拘人則懼而烏獸散矣然命知而先備則不可乃十一日傳牛肚司巡檢令隨行至墟所隔一河卽其鄉遽命該司留毀亭而余出不意肩輿直至村前作徵等迎出令先繫之旋少年數十人出語囂不可辨而勢甚恣余命健役十人徑前行拘哄然

走者大半獲數人亦繫之遂至村中通行嚴諭旋墟所亭已毀矣
乃繫回縣審詳分別褫責以地還主爲設保長于是完糧者亦如
期在德慶日州皂快二十四名不足備差遣時差及民壯而壯役
中有黠者二人揚言民壯與兵相埒不應雜差如強之卽散堂五
十名皆惑之余意此等悍役不加懲必恣縱倘果無知散堂亦非
體一日衆具詞稟余與黠者二人數其罪曰君久知之是爾意也
且押帶候稟府請示餘衆稍縮以不加責亦無譁余令俱前諭之
曰爾等貧役何爲避差且爾等有常奉差者乎某某應曰有之爾
等有願出差者乎某某應曰惟命命且退旣出且理別事稍久乃
命帶黠者至曰小事何足稟府重杖之除其名次日皆候差惟謹

王鳳生

見係甲書卷二

令在必行

令出惟行謂令在必行而後出也若徒煩文告而不隨事認真卽嚴挐地棍禁賭逐娼亦祇飽吏役之橐囊遂刁民之訛詐於地方卒無裨益余所莅之處娼賭偵知其址每不動聲色稽查夜以親拘多有所中惟禁令雖嚴總不准差役及非分之人稟娼首賭縱所稟得實訊結本案亦必究其需索不遂予以責懲至於地棍爲間閭之害拘則必得其人治則必盡其法發之以密行之有恒務有以鍛其翼而鏟其根斷不可姑息養奸若情重法輕治與不治等將視法爲可翫益肆橫行蓋強悍匪徒有以曾犯刑官爲好漢

者嚴刑峻法正宜於此輩加之

刁風宜戢

民氣宜使之靖而不可縱也有等刁健之徒往往藉端挾制聚衆抗官此雖官之平目疎於治理未協輿情然當場不攝以威而抑其氣將此事逞而彼事隨之此鄉創而彼鄉效之相習成風一蹶不可復振夫官能治人全在朝廷名分苟法無可畏而官益可輕犯上作亂之爲未始不由此以開其先也州縣予奪之權可操之大吏地方風氣之壞每肇於一端是又在上官之衡其輕重固不可庇官而抑民尤不可損威而廢法

相機應變

天下雖有獷悍之民未有不畏官者乃非獨不畏而且敢犯之是必官之示以無足畏或意太徑語太激亦有以致之臨民者設逢其事斷在有膽有識任其動而靜以定之任其翫而莊以臨之坐則勿退行則直前惟自忖平昔治民本無怨毒總可推誠剴諭撥亂而返之正若神色稍涉張皇必致乘虛而入釀成巨案浙江湖州府同知分防烏鎮兼轄嘉屬之秀水石門桐鄉三縣該處俗尙賭博仗衙門爲包庇甚有以陋規納官者每於江浙交界臨河空曠處所搭蓋蓬廠演唱女戲聚集多人賭色俱備並招徠蘇常一帶花船百餘隻繼賭以嫖自朝至夕由夜達旦名曰花賭幾與閩省之花會等富家子弟往往被其迷惑蕩產傾家且多盜賊溷跡

於其間以竊賊恣揮霍大爲民害而上下衙門吏役包庇甚堅無從覺察余權是篆時屏絕苞苴嚴禁聚賭然此輩陽奉陰違如故前此雖經嘉湖府縣訪聞均未識確址無如之何余偵知得實密往親拏從役僅十數人皆爲賄通消息者余亦知而弗禁使之聞而潛逃及至其地果有潰勢然人數尙以萬計洶洶然若將拒捕者予挺立不動大聲喝諭如係傍觀及被誘之人准其走散專拏開賭之家嚴究衆乃退避紛紛鼠竄遂將開場之人拏獲發縣究辦由是賭風乃戢亦以理直而氣壯當場不示以怯自尊而人不敵輕也嗣權玉環篆時有程姓者喊稟以己山僱人刈草突遭棍匪數百人持械至山尋毆細搶二十餘人而去生死未知當因控

關重大恐差役冒昧釀事札委巡檢率役往查并面諭以相機獲解逾日忽倉皇而歸據稱是山四圍懸海非舟莫渡亦只一面有樵徑可登偪仄紆迴僅容一人步行官役之船將至山根卽見山頂人如蟻聚亂擲土石而下莫敢仰視舟不能停只得自崖而返其實則未通一語亦莫識其事之端倪也而原告愈以被縛之人恐爲致死情詞迫切遂傳其人覆訊反復推求始據供吐是山甫經前任於去冬斷歸管業前稟竟抹按未敘也隨卽弔卷細核始知玉環展復之初地廣人稀山業任人佔墾不計畝分是山周遭十餘里每年所產柴草值錢數百千內除程姓有糧五分任其自劃地畝管種外其餘荒山向係附近五村居民賴以樵採爲生者